

中美合作所功不可沒（上）

喬家才

——「八年抗戰與台灣光復」讀後

引言

何應欽老師敬公所著「八年抗戰與台灣光復」出版到現在快十五年了。流傳非常廣遠，八年抗戰，何老師主持軍政，勝利之後，又主持受降。所以，他的有關抗戰著作，要比別人的更受到重視。他在自序中說：「……有感於中學教師及出國留學生參考斯篇，或能予以助益。」可見此書之重要，不僅在歷史方面的價值，更可視為教科書了。

本書第十四節「中美合作情形」（四六一—四八頁），我讀過好幾遍，總覺得有所遺漏。

近幾年來，遇到很多同學、學生、友好，談到這個問題，都說我是敬公的學生，在擴大發行的時候，有責任加以補正，使這抗戰史料更爲完整無缺。

「中美合作情形」談到美國對華貸款，前後四次，共達美金一億二千萬元；也提到軍事援助，馬歇爾曾說超過五億美元。敬公說：「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貸予其他盟國之作戰物資，全部約值二百億元，則我所得者，不過百分之二

、三而已。而我國在同盟國亞洲戰事中，所擔任之長期苦戰，其犧牲之重，貢獻之大，當可受之無愧。」這是最平正的論斷。

對於軍事合作，祇提到陳納德的飛虎隊，即美國空軍第十四航空隊，却遺漏了美國海軍與我國軍統局合作的「中美合作所」。美國海軍、海軍陸戰隊官兵以及氣象專家、密碼專家、水雷專家、無線電專家參加中美合作所工作的，前後多達三千人以上；在中國戰場上，北起綏遠的大青山，南迄中南半島，中美戰士並肩作戰；其戰果於勝利後，中美合作所美方參謀長貝樂利（J. F. Bylerly），於三十五年六月在上海申報發表中美合作所戰果如下：

「擊斃敵寇二六、七九九人，傷二六、四二〇人，俘五〇八人。破壞橋樑一八三座，舢板一五八隻，汽船三五隻，飛機一架，車頭、車箱四二五節，庫房二七一一個，鐵路三〇三段，機動機車二六九輛，營救聯合國飛行員二〇三名。」

中央日報社長姚朋筆名彭歌介紹梅樂斯（Milton E. Miles）所著「另外一種戰爭」（A Different Kind of War）說：「據梅樂斯在

此書中透露，入侵中國大陸的日軍部隊，至少有七萬一千人，是被「中美合作所」所屬的武力所殲滅。至於在敵後進行破壞工作，切斷日軍的軍需供應，阻撓作戰行動，更是經常不斷的事。中美健兒如何能克服艱難，深入危境，不計安全，達成使命，此書都有很忠實、很生動的描寫。」

又說：「由於他與戴笠將軍之間互信互敬，協力同心，由小規模互相支援，發展到制式化的大規模合作。『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乃是由總統蔣公當時與美國總統羅斯福批准後，方告成立的。」

這些成果，美國人以他們所付出者對比，認爲是奇蹟，非常偉大，史無前例。三十六年，我在美京華盛頓參加蕭勃上校代表我政府授勳，主持中美合作之美海軍李威廉（Willis A. Lee）將軍（當時已退役）的餐會時，我和李將軍同席。他說：「如果我不是主持海軍部的中美合作業務，對他們的成就、戰果，簡直不敢相信。中美合作之初，我們的意見往往和戴將軍相左，但結果總是我們的看法主張是錯的，而戴將軍的主張非常正確；所以，一年以後，我們就不再和他爭

論了，一切遵重他的主張。戴將軍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將領，他領導的工作確實而有力量，中美合作才能有這樣的成果。所遺憾的，我和他合作了三年，却不會見過一次面，而他也作古了。」

這樣看來，寫八年抗戰中的「中美合作情形」，把中美合作所遺漏，不是對不起已故的梅樂斯將軍和曾經參加過「中美合作所」工作的三千多位美國朋友嗎？因此，謹將中美合作所成立及合作經過，略述於後，以爲「八年抗戰與臺灣光復」之補正，尙祈敬公老師予以指教。

中美合作內幕因緣

曾任美國海軍軍令部長的勃克 (Arleigh Burke) 海軍上將爲「另外一種戰爭」所作敘文中說出了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成立的內幕因緣，他說：「梅樂斯上校從美國艦隊總司令金氏 (Admiral Ernest J. King) 海軍上將 (此時已接替史塔克 Admiral Harold R. Stark 海軍上將出任海軍軍令部長) 方面，奉到一些一般性的，但也是非常確切的命令；要他在中國建立一些氣象站，同時盡其所能，對敵從事破壞的工作。這些工作都是爲了最後美軍在中國登陸作準備。……因此在戴笠將軍和梅樂斯上校共同指揮之下，便有中美合作所的成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發生珍珠港事變，日本對英美宣戰，橫掃亞洲的英美殖民地，美國海軍對於中國戰場才特別重視；尤其將來在中國登陸，攻擊在中國的敵人，須作未雨綢繆的準備。海軍軍令部長金氏海軍上將乃密令梅樂斯來中國

，從事這項工作。他們認爲海軍部不够保密，在華盛頓大飯店開了一個房間，金氏上將、李威廉、梅樂斯和我駐美武官蕭勃四個人開會商討；蕭勃告訴他們，戴笠將軍可以協助梅樂斯完成這項任務。他說：「不論梅樂斯要往中國的任何淪陷地區，戴笠將軍的敵後工作人員都可以護送他安全到達，完成任務。這話不虛，則一切合作計劃都可順利進行，否則作罷。」蕭勃講的非常乾脆，於是金氏上將不再懷疑，決定與軍統局進行合作。

梅樂斯於三十一年五月三日到達重慶，決定到東南沿海實地勘察。六月九日抵達福建浦城，與戴笠將軍會合；敵機十一架來浦城轟炸。二人坐在田埂上躲避警報，戴將軍說：「我有五萬非常可靠的人，他們都是從他所最痛恨的日本人中間逃出來的。可是他們的武裝，祇是一些從敵人方面奪來的東西，其中一大半人都是沒有經過訓練的。不過，如果要我們能答應你們所提出的全部要求，你們的作業需要保護，那麼你們就不能不多派些人來，才足夠做這種工作。因此，若我的那些人能够武裝起來，加以訓練，他們就不僅能保護你們作業，而且同時也能爲我們中國工作。」

「O.K.」梅樂斯認爲這樣做，他們決不會吃虧的。甚至還可能有很多的收穫，略作考慮就同意了。

戴笠因事先回重慶後，交由軍統局浙江負責入趙世瑞陪同梅樂斯到溫州，向南前進，勘察浙江沿海；再由閩南車站長陳達元 (後任監察委員

) 陪同勘察福建沿海海岸。最後登陸廈門，停留一晝夜，與敵發生戰鬥，短兵相接，這是梅樂斯沒有想到的。他們趁着夜晚，安全撤退，抵達漳州，然後於七月十九日返重慶。

梅樂斯在東南勘察過後，對將來可供美軍登陸選擇的地點都拍攝了照片，證實蕭勃所言不虛。戴笠將軍領導的工作確實可靠，他的觸角可以達到任何地方，可以直抵敵人的心臟。想要在中國工作，獲得成效，完成金氏上將所交付的任務，舍與戴笠將軍合作外，就無法達成。他曾說：「美國在中國，再沒有一個人比戴笠將軍更爲友好的朋友。」

於是雙方在重慶成立中美合作籌備處，草擬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十二月十六日委員長蔣中正批准「中美特種合作協定」。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一日在美京華盛頓正式簽字，中國方面簽字的是外交部長宋子文、駐美武官蕭勃，戴笠將軍於七月四日在重慶補簽。美國方面簽字的是海軍部長諾克斯 (Frank Knox) 和戰略局局長鄧諾文 (William Donovan) 和梅樂斯。

七月一日「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簡稱 SACO) 在重慶磁器口鍾家山正式成立；根據協定第五條，蔣委員長派戴笠爲主任，美國總統派梅樂斯爲副主任。

特技工作逐步開展

根據協定第十五條「以重慶附近爲主要訓練

地區，遇必要時，經雙方同意得於工作隊所在地實施訓練。」於是於三十二年三月在安徽歙縣鄉村成立第一訓練班，訓練忠義救國軍的幹部，先後訓練九期，共訓練了一萬五千八百八十五人。六月在湖南南嶽成立第二訓練班，訓練華中所需要的幹部，共訓練三期，訓練了二千二百一十七人，後因衡陽失陷，第二訓練班撤離湖南。三十三年四月原第二班的部份美員，另在江西修水開班訓練，三期共訓練一千多人，成立了長江工作單位。三十二年十月在河南臨汝風穴寺設立第三訓練班，訓練第一戰區所需要的幹部，洛陽失陷，遷往西安牛東，五期共訓練三千零二十五人。三十三年春成立第四訓練班於綏遠後套陝壩大順成，訓練大青山游擊幹部，四期共訓練九百多人。廣西南寧設第五訓練班，實即第二訓練班之班底，訓練九百三十九人。三十三年五月在福建華安設立第六訓練班，乃梅樂斯奉聯合參謀本部命令，準備策應美軍登陸，加強東南方面佈署而設立的，兩期訓練一千六百三十七人。第七訓練班設於福建甌東峯，三期訓練一千五百零六人，加強閩浙沿海佈置。第八訓練班設於浙江瑞安玉壺，四期訓練一千八百多人。第九訓練班即重慶特警班，乃專為訓練刑事警察幹部，教官多為美國聯邦調查局人員。三十三年十月在貴州息烽設第十訓練班，兩期訓練二千零七十一人。三十四年七月改安徽臨泉訓練班為十一訓練班，訓練九百二十五人。廣東梅縣設第十二訓練班，訓練一千二百零七人。

十個訓練班(重慶訓練班未計)裝備訓練了

三萬三千多人，裝備的武器是卡賓槍、馬林機槍、湯姆槍都是自動武器。美國注重射擊，受過訓練的人，雖然不是個個神槍手，百發百中，但在有效射程以內，決不開槍，瞄準以後，幾乎是彈不虛發，而且因為武器都可以連發，增大殺傷力量。

根據協定第十九條「在各地分期設立之前進工作隊，辦理有關爆破、偵察瞭望、氣象、對敵宣傳……」

一、派遣秘密工作人員，蒐集中國淪陷區各大城市，中南半島、臺灣重要城市、港灣、軍政情報，其地點為：仰光、臘戌、新加坡、曼谷、海防、西貢、河內、榆林、海口、廣州、香港、基隆、淡水、東港、象山、杭州、上海、南京、武漢、南昌、濟南、青島、煙臺、徐州、開封、石家莊、北平、天津、張家口、大同、太原、旅順、大連、秦皇島、長春、安東等地。

二、在全國各地設立氣象站：

總站：重慶。

一等站：西安、蘭州、陝壩、嘉峪關、桂林、恩施、贛縣、華安、南平、建陽等十站。

二等站：雄村、福州、漳州、泰和、韶關、梧州等六站。

三等站：平涼、萬縣、雅安、老河口、南寧、惠陽、大埕、東山、六鯨、南太武、嵩嶼、蓮河、圍頭、崇武、高山、惠安、連江、南關、玉環、奉化、溫州、定海等二十二站。

中美合作所將各站的氣象報告加以分析、統計、研究，調製成二十四小時「普通氣象預報」

、「分區概況預報」，每天向華盛頓聯合參謀本部、美海軍部、美艦隊總司令部、美太平洋艦隊司令部，以及第十四航空隊，第二十航空轟炸隊廣播四次，這一項氣象報告，對美國海空軍在太平洋活動，極有幫助，因為不了解太平洋的氣象，就無法出動。美海空軍在太平洋殲滅日本海空軍，登陸各島，也都是依賴中美合作所的氣象報告。

根據協定第十八條「本所為偵查敵情，對敵電海陸空三部份之密碼，均實施偵收研譯。是項偵譯工作，由美方派員負責設計指導，由華方派員參加工作。」進行對日本陸海空軍密碼的研究偵譯，並請來美國破譯密碼專家雅德齊(Harbert O. Yardley)工作兩年。美艦隊根據中美所提供的偵譯情報，襲擊日軍，獲得豐碩戰果。菲律賓雷伊泰海空軍大戰，一舉殲敵，即為例證。

對敵游擊作戰戰果

中美合作所各訓練班所訓練的學生，或編入忠義救國軍、別動軍、海上游擊隊，或編為教導營，與敵進行游擊作戰。梅樂斯要親自欣賞打了就跑的游擊戰實況，曾和陶一珊到別動軍第四縱隊活動地區觀看。他穿上中國農民的服裝，穿上厚襪子草鞋，走了許多路，靜靜地躺在日本軍隊經過的山路旁邊準備親自觀察。他在「另外一種戰爭」中描寫的非常精彩：

「麥伍長臥在一條線上，距離向我們走來的日軍最近。有一位中國上校在我們這一邊的另外一端，我們等候這位上校開第一槍。」

我覺得我們彷彿被吊在夜色之中，我奇怪是
否出了甚麼差錯，難道日本人全部開過去了？哇
！第一槍令我震驚，雖然我盼望這一槍，幾乎像
等了一輩子似的。我們全部開火了，至少有兩個
人倒了。每個人都開了三四槍，有更多的人紛紛
倒下去。然後，日軍便扭回頭順着他們來時的方
向倉皇退去。他們帶走了傷兵，可是丟下了十具
或十一具屍體。」

他又說：「第二縱隊的活動區域在長沙衡陽
以東地區，他們的實力，不及第四縱隊的一半。
可是他們作戰的回數，却比第四縱隊還要多——
共有一百五十三次。由於軍火供應不足，使他們
殺死敵人一千九百四十七人，這已是很難得的了
。他們和第四縱隊經常出動破壞粵漢鐵路，使得
日軍佔領下，由漢口到長沙的鐵路走廊地帶完全
無法使用。」

「第二縱隊的司令是一位楊將軍（係指楊遇
春，來臺後曾任警務處副處長），身材矮小，態度
沉靜着，但是勇敢善戰，甚為機警，他的司令部
設在距離前線不到十哩之處。他的參謀長劉上校
却曾創下輝煌的戰果，日軍懸下重賞來買他的人
頭，又曾多方設計，要活捉他。」

「劉易士中尉與另外七個美國人員，一直參
加第二縱隊，這個單位現已擴到四五百人。一九四
四年十二月，他們作戰二十二次；四五年一月則
有三十次。他們的行動，每一次常常是使用九個
或十個人編組的小隊，每一小隊裝配有四挺湯姆
槍、四支卡賓槍、兩支手槍。美國人員並不能每
次戰鬥都參加。但有一回一位陸戰隊的尉官和第

二縱隊第四小隊在寶慶附近，奇襲八十名正在進
行中的日軍和二百名苦力。

「他們計劃十分週密精確，遲遲不肯輕動，
一直等到與敵人接近到輕式武器的有效射程之內
才開火。那一次，他們打死了四十二個日本兵，
另外傷了九個。」

梅樂斯描寫最北邊的戰況，平綏鐵路以北，
綏遠薩拉齊大青山之戰：「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
日，鄂友三將軍與威克斯（海軍上尉，還有雷諾
陸戰隊上尉）率領大約一千人，其中有少部份是
在第四營地訓練出來的（五百六十九人），與一
支敵軍遭遇，其中包括日軍四百人，偽軍二百人
，七輛坦克，七輛裝甲車，好幾門重砲（實際不
是遭遇，是敵人進攻我們的大音山基地）。在一
個小村子西北約十二里，雙方開起火來，激戰三
小時之後，日軍損失了六十個人，偽軍死了十個
。兩輛坦克與幾輛裝甲車被毀，這是威克斯用輕
機槍輪流發射穿甲彈與硫磺彈的結果。他們創下
了這樣豐富的戰果，自己這方面只有兩人陣亡，
七個人掛彩。」

中美合作所成立，旨在將來接應美軍登陸，
故在東南訓練的幹部最多。使軍統局的忠義救國
軍得到優勢的裝備，在東南地區成為強大的作戰
力量。梅樂斯描寫在浙江諸暨破壞鐵路：「十一
月間，徐上校已完全復原，他與赫爾上尉合作，
集合了一百三十一個他的跟從者，加上少數美國
人，把他們分做兩批。他們的計劃是在炸毀諸暨
以南約六十哩，金華附近的一條鐵路（浙贛路）
，還希望能同時截住一列火車。……既然有着充

分時間，赫爾和他的翻譯官便埋下了二十磅塑膠
炸藥，另外裝了兩枚『布奈爾說服者』。果然第
二列火車頭前面配了兩節空臺車，隆隆地在黑夜
中一路開來了。這個安排原本是準備如果有埋下
炸藥，在火車頭尚未開到之前，可以讓炸藥只是
先把空的臺車炸去，但『布奈爾說服者』就是為
了想到這一點而發展出來的，因此，在炸藥爆炸
時，便把車頭和後面跟着的五節車廂，炸進了溝
裏。火焰高衝天空，沸騰的蒸氣，像大片白色的
羽毛，一陣陣飄入黑夜的冷空氣中。」

他們逃離現場，返回基地途中，在開化稍作
停留，焚燬了五座倉庫，毀了二千桶汽油，七百
桶菜油，九擔大米。

三十四年六月溫臺區指揮官郭履洲率教導第
九、十、十一營，對付福州敵獨立第六十二旅向
北撤退，永嘉敵黎岡支隊南下接應，會師平陽，
再向北竄。郭履洲指揮所部在飛雲江南岸榨油廠
及碾米廠埋好炸藥地雷，敵到達南岸，在這兩廠
休息，夜間定時炸彈爆炸，炸死敵人不少。敵殘
部抵達永嘉，旋即渡甌江北竄。黎岡支隊留一大
隊守永嘉，旋即渡甌江北竄。黎岡支隊留一大
隊守永嘉，三個教導營於夜間城內爆炸時，由西南北三
面進攻，敵不敢抵抗，於東門逃走，六月十八日
收復浙東的永嘉。

以上略舉南北戰場作戰的幾個例子，可以了
解中美合作所在敵後作戰的實況，寫八年抗戰中
的「中美合作情形」，而對中美合作所一字不提
，似欠公道。

(下期續完)